



# 从水开始

—《大同》之一

侯建臣

低洼之地，聚水成湖。

世界从此开始。《诗经·十月之交》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是什么人，说什么时候，大致是说不清楚的。但于现在的人而言，那肯定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了。也许，说的就是从前的从前，说的就是跟这地方一样的许多地方。

这北方，原本是原始古陆。四周是高起的山峦，山峦之上有清澈的泉水潺潺而下；到了暴雨时节，肆虐的水流则是奔涌，如万千巨兽，声振天地。中间低地，如碗如钵，如天之下巨大的盆，以若谷的胸怀，将这天地间数不清的巨流，收集。

雨过天晴之后，这盆水如镜，照出天之高、云之幽；照出日月星辰那时那不一般的模样。

这从上天的某一个角度，看上去盆一样的湖，是后来的大同湖。这湖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又是怎么形成的，若干若干年之后的人，只能以现存地质变化的数据以及概念，逐渐推演，形成大致的论断。

地球原也是一个有年龄的球体，据考已有46亿岁。在这46亿个大致的年里，如人体般，地球这个生命体也在发生着变化。大约在地球生命过程的中生代末期和新生代初期，地壳开始剧烈运动，大同这片土地下陷，四面

群山耸起，高低起伏。群山形成的坡地，逐渐变得平缓，在山与山之间、坡与坡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盆状大坑，从天而降的雨水和由山上漫下的水流，越聚越多，便成了碧波万顷的大同湖。

这湖，广达9000多平方公里，浩瀚无际，碧水连天。它的形状就是周围大山或者高地围起来的形状；它的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山西大同的阳高、天镇、浑源、广灵、左云，朔州的右玉、怀仁、山阴、应县，河北的阳原、蔚县等地。

这湖，如一面闪光的镜子，照出日月，照出星辰，照出这一地域悠悠过往的白云。此地天空的蓝，是这湖的蓝；天空的黑，是这湖的黑；天空的闪电，是这湖的闪电；天空的阴沉，是这湖的阴沉。

数百万年过去，大同湖地区又一次地动山摇，湖中的火山爆发，灼热的岩浆从湖底喷出，大同湖水顿时沸腾。热浪滚滚，水汽升腾，迷雾笼罩着湖面，灾难从这湖面开始，逐渐扩散。

湖里的生物有的被煮成熟肉，有的干脆化为灰烬。湖边的动物纷纷逃遁，死的死，残的残，狼藉一片，惨不忍睹。地火时断时续地喷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地火似乎累了，喘息着，呻吟着，慢慢地停止了。在湖的偏东偏南方向，原来的山体裂开一道峡谷，

湖水外泄。火山留下的山丘露出地面，黑山、金山、狼窝山、阁老山、老虎山、牌楼山、昊天寺、双山、磨儿山、牛头山等出现。从此大同湖消失，大同盆地再现。

另有一说，约3万年前，天地异动，山裂地陷，东边的山破裂，一条长谷创伤般，撕扯出大地的疼痛。没有血迹，水便替代了。拘束久了的湖水，似是受到了什么力量的吸引，缘谷而行，一泻而下。一波水涌出去，另一波水顶上，前呼后拥，前赴后继，湖里的水越来越少，湖开始逐渐萎缩。而那条据说是“桑甚熟时，河水干涸”的桑干河，就是这时形成的，它跟其他若干条像它一样的河，把高出河床的水泻出去，成为曾经的大同湖水的出口，蜿蜒着，曲折着，流淌出九曲八弯的河流故事。而大同湖，则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当然也有故事和传说。中国最古老的故事，就是开天辟地；然后，是日月、山川、河流、湖海形成的传说。大同湖的故事应该是大同最古老的故事。据说，那个在《西游记》里领着哮天犬大战过孙猴子的天神二郎，担山过海，走到大同这个地方，或许是累了，或者是为了看景，把两座山放下，堵塞了桑干河，大同这个地方便汇聚成一片汪洋。有人说，现在六棱山的东侧，还有二郎担山

的扁担孔。有的人也把大同湖称作洪洋江，说有一年下了好多天大雨，洪洋江的水猛涨，眼看就要淹没周围所有的村庄，玉帝派神猪下凡，神猪的嘴当然不是一般的嘴，没用多久，就拱开一条宽大的缝隙，洪洋江水顺隙而下。

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对于洪荒，对于上古，对于离现在非常非常遥远的过去，说得多么神奇、多么荒诞，都不过分。

究竟是先有了大同湖，后有的桑干河；还是先有了桑干河，后有的大同湖，需要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谁的想象力更强大、更睿智、更善辩，谁就是胜者。所以定论只是暂时的，想象会跨越时间，也会跨越时代，更会跨越脑子、眼睛与包括腿在内的四肢。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因了那湖，因了那水，也因了那天与地、日与月的因果，这湖之边，继续着时间的行走，也延续着故事与想象的行走。

**◎侯建臣**

## 大同灯会千字赋

杨杰

灯会地点者，大同城墙也。我登城墙观灯会，手抚木楼思大同。大同——十大古都之一，首批历史名城，国际美食之都，中国雕塑之城。大同之史，上溯邃古，火焰喷吐，地壳摇动，水陆变迁，坤维绝崩。于是，湖尽而变盆地，川失而成山岭。南耸恒山，北布道行，西崛云冈以播梵音。武灵射胡，名震华夏；道武建都，功铭平城。秦皇祭岳，汉武巡垠；蒙恬卫疆，徐达筑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四城墙巍峨挺立，八旁门悠然畅通。巍巍王府，栩栩龙柱。华严善化寺，清真纯阳宫。五馆抱一湖，一河连二城。古城古韵鼓华夏，新市新姿兴大同。

灯组悟空，气势恢宏，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云。大西天取经回国，花果山持戒修行。般若禅定，布施精进。惩魔妖，历雪风，行大道，度众生。风云似幻，岁月如轮。忽观华夏大地，惊现大同胜境。于是，过雁门关口，历五台山岭，一路奔波，七日驻同。游览城墙，遍访名胜。步行云冈岭，感受武周情。云冈门阙气势伟，层崖雕像风骨硬。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悟空远眺，林渊锦镜。石窟挺石佛，国力雕国魂。罗刹于山岭，万化化身；守护于洞府，百千忠魂。行者走进巨窟，悟空朝拜大雄。于是，大地升瑞气，高天现祥云。美也云冈！壮哉悟空！

灯组木兰出征，气势雄壮凌云。引人围观，令我感动。一首古辞，千载名文。木兰者，替父从军女英雄。幼而习武术，长而见真功。与时势俱进，和国光同尘。忽闻军书令，震惊全家人。木兰备鞍马，勇士替父征。临晚起寒雾，挥泪别亲人。朝辞小山寨，夜宿大本营。将士百战死沙场，木兰十年回平城。众将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皇帝下令封高官，木兰不受尚书郎。愿骑快马去，送儿回家乡。脱我新战袍，穿我旧衣裳，出门见战友，大伙皆惊茫：朝夕相伴为男身，竟然不知是女郎。木兰笑开怀，伙伴泪盈眶，相拥感天地，互诉暖心肠。

灯组北岳恒山，引我身心入胜。位列中华国山，名传世界城镇。千古不朽，万世永彪炳。三辰照地，登临北岳歌大化；百善回天，展望南空忘虚容。天峰突兀，

大同灯会，效应轰动，一经传播，九州闻名。华灯盛开，夜幕降临，欢歌载舞，人海涌动。永泰关城令灯火辉煌，神蛇灯组分壮丽恢宏。漫步绕行而气爽，驻足仰望而神清。登城墙令望夜市，观灯火分思太平。县区灯组，东墙列阵，规模宏大，气场逼人。全境北岳分神奇浑源，边塞风光分魅力左云。果蔬阳高，人文荟萃；颐养广灵，风雨畅通。云州黄花分火山土养，天镇长城今三省鸡鸣。福地山水，滋养生灵；古堡名胜，护持新荣。聆听梵音，感受南郊；游览圣境，拥抱平城。打造桥头堡，融入京津冀。壮哉！展望地球村，实现中国梦！



篆书条幅

张瑛书

## 看岁月的风情与浪漫

许伟

一位老者、一部家谱，会抖落什么样的历史气息呢？

老人鹤发童颜，身板硬朗，退休前是一名教师，谈吐自然不凡。他将带来的《朱氏家谱》摆在我面前，让我原本有过的某些虚无缥缈的猜测，一下子似乎变得毋庸置疑了。我相信，不管是朱琪，还是她的这位本家，都无法还原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朱琪形象，但历史的趣味和朴朔迷离，恰恰就在这里亦真亦幻间，何况，我们所聊，涉及的皆为大明王朝，尤其是朱桂，自然十分投人，而老者的语言间，透着些许作为朱桂后代的荣耀。

他说，这部《朱氏家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有增补，有订正，有改写，往上追溯，已经十三辈了，甚至更早，到他这一代，说不清有多少年了，虽有讹误，但总体是不会错的。家族宛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续写下来，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但根与本不会错，那就是，他们一定和朱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代王家族传到今日的子子孙孙。

我细细聆听老者聊家族史，似乎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真能牵出和朱桂有

关的往事。600年了，即使翻阅皇皇《明史》，也不可能给某个历史人物以精准画像，况且朱桂，在大明的皇亲贵胄里，算不上太过煊赫，只是大同人知道他，能说出个一二来。然而，翻阅这部《朱氏家谱》时，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一段貌似碑拓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朱公桂，字‘天香’”几个字。这是之前阅读其他相关史书时没有见过的，连《明史》中记载朱桂的章节都没有提及。

我眼前一亮，心想，“嗬，好一个朱桂，《明史》里用‘性，暴烈’来描述你，而你竟有个如此浪漫又风情的字？”再细看，便是对他生平的简要介绍：“始祖敕封大同府代王，妣氏诰夫人，共生子十四人，长袭封，余各封王爵，各守宗产，立十三王府云。”这些，和正史并无多少出入，不得不使人相信这部家谱的真实性。

朱姓老者，我称朱老师，绘声绘色地谈及家族的变迁——有的是他的记忆，有的是父辈的讲述，而一旁的朱琪，则作为更晚的晚辈，在九龙壁讲解大明历史的经历，用心聆听这些遥远年代的风云起伏。

明代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名

## 一缕永不凋谢的春风

——读姚桂桃散文集《纸上蝴蝶》

庞善强

优秀的人好像具备相似的共性，就像某种特定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朵花、一片叶、一只蝴蝶，抑或是一朵瑰丽的云，总是兼容相同的质地和纹理，那花瓣的婉约、叶片的清丽、翅膀的优美，会给予人们眼前一亮的美好感受。

已有很长时间未见作家姚桂桃，书架上有她的一本书，信手翻阅时自然想起了她，又不禁联想到一位民国才女吕碧城。这不仅因为姚桂桃是位秀外慧中的优秀新闻媒体人，更主要的是她的才情与遥遥相隔了数十年的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颇为相似，皆为舒展而奔放，笔下的文字率真洒脱、清幽雅致。

姚桂桃创作的文学作品颇丰，过去我常在报纸及网络媒体上品读一二，每每读罢顿生钦佩。只是这样碎片式的阅读总会令人意犹未尽，不免常常期待能集中品读她更多的文学作品。几年前，幸获姚桂桃出版的散文集《纸上蝴蝶》，那天，她坐在一方小桌前，颇为认真地在该书的扉页殷殷寄语，并亲笔签名，不禁又分外感动。

《纸上蝴蝶》由著名作家王祥夫作序。祥夫老师在序言中写道：“读桂桃的文章，往往让我想到年月弥久的旧丝绸，质感与纹理都在，却有着旧丝绸没有的那种温婉和美丽。”该书的文字是“心性”的，亦是“诗性”的，这便让读者对该书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我习惯于慢读细品，往往是一遍读罢，隔上一段时间后一读再读。譬如，读祥夫老师的短篇小说，每读便会被其间氤氲的纤腻情感揪扯不已，且愈揪扯却欲罢不能；读黄风的散文，又总是会牵出诸多恍如梦境丰盈而朴素的想象；读欧亨利或者卡夫卡的小说，我亦喜欢翻来覆去地读，每次读后亦会有不同的收获。我素来喜欢姚桂桃的文章，如此锦绣之笔，却是以诗人的浪漫情怀，赋予了那个无雪之冬遥邈美好的古意。姚桂桃的这篇文章是自由豁达的，却又是严谨冷静的。她的文笔始终能收放自如，游来游去恰到好处。文尾，作家笔锋再转：“等待一场雪，如同等待一泓水，来滋养我们干枯的河床；等待一场雪，如同等待一次邂逅，来澎湃我们已经麻木的思想。”这便是该文的灵魂所在，亦是她关注社会挥之不去的思想之光所在。

一个作家的文学实践和艺术修养，只有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的客观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才具有广阔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纸上蝴蝶》这本书是作家对于生活的执着和肯定，篇篇充满了理性思考、热情关爱和丰富的想象，作家亦是以此一直在滋养着自己良好的审美情操。从该书可以感悟到，姚桂桃时刻在发挥着自己文学创作的主动性，也就是独创精神，她始终有着与众不同的审美认识、审美发现，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

蝴蝶，象征着自由和美丽，其破茧成蝶的过程便是一次美的升华。《纸上蝴蝶》，无疑会给予千万的读者更多的美好，同时亦能在读者的心里扎下一缕永不凋谢的春风。

九墓”遗存前，静静遥想600年前塞北第一座大明藩王墓落成的盛况。明明知道眼前的墓葬早已倾圮，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捕捉一些历史的气息，而历史的气息何曾断过呢！

从马铺山下的“代藩九墓”归来，我又去了与九龙壁一路之隔的代王府，红墙碧瓦，雄伟壮丽，纵然为复建，但曾经的王府，就在这原址上辉煌了250多年，几乎贯穿明朝始终。我想，当年王府阖家上下，没有人敢轻易提及朱桂的名字吧，那么，久而久之，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位代王家族的开创者有个好听的名字——天香？

每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不同，但呈现在塞北蓝天之下的，是古今一样摄人心魄的景象，而代王府与九龙壁遥相呼应，俨然梦回大明。《明史·列传·诸王·朱桂》记载，朱桂晚年的时候，“尚时时与诸子逸乐，逸境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伤人”。或许，正是这些记载，让不少大同人觉得这位曾经的代王飞扬跋扈，恃权从恶，甚至劣迹斑斑，然而，会有人知道吗，他有个好听的名字：天香，这跟史籍里记载的他的性格简直大相径庭。

真实的历史已无从知晓，而且，时代的风云不再激荡，只有今天的人还在来来往往。我要是仍在九龙壁做讲解员，一定不忘告诉听者，这座龙壁的主人，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名桂，字“天香”。

那个午后，我们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聊到朱桂分封大同，又聊到明末改朝换代的波澜壮阔，相谈甚欢。

和朱老师告别后，我与友人择日去了大同东北方向的马铺山下。在“代藩

